

双重叙事进程中的双重冲突结构：乔伊斯·欧茨《他们》的深度剖析

张文菊

东北大学，辽宁省沈阳市，110819；

摘要：乔伊斯·卡罗尔·欧茨的《他们》是一部具有深刻社会洞察与文学价值的作品。运用申丹教授提出的双重叙事进程理论，尤其是双重冲突结构分析该小说，能为理解其复杂叙事与主题内涵提供新视角。双重叙事进程理论强调叙事文本中存在情节发展与意义生成两条相互关联又有区别的线索，而双重冲突结构则聚焦于情节冲突与意义层面的冲突，这一理论框架有助于深入挖掘《他们》在人物命运、社会批判等方面的精妙构建。

关键词：乔伊斯·卡罗尔·欧茨；《他们》；双重叙事进程；双重冲突结构

DOI：10.64216/3080-1516.26.01.081

引言

乔伊斯·卡罗尔·欧茨的《他们》以20世纪美国社会为背景，描绘了底层人物的挣扎与梦想。申丹教授的双重叙事进程理论指出，叙事文本存在情节发展与意义生成两条相互关联又有所区别的线索。双重冲突结构聚焦于情节层面和意义层面的冲突，为解读《他们》提供了独特视角，有助于挖掘小说深层的叙事策略与主题意蕴。

1 《他们》中的情节冲突叙事进程

申丹教授曾在双重叙事进程中提到两种冲突的并行，“情节发展和隐性进程常常分别聚焦于不同的冲突，产生不同的张力”（申丹，74）。在《他们》中便存在双重冲突并行的情况，双重冲突在显性进程中表现出的是个人与家庭之间的冲突，但在隐性进程中还存在另一种冲突与其并行，便是个人与社会的冲突，深刻地揭示了社会底层人民生活的困境、人性的复杂以及在社会压力下个人的挣扎与无奈，同时多对冲突推动了人物性格的转变与发展，使读者在加深对社会和人物印象的同时也能感受人物的痛苦与无助。

2 显性叙事：个人与家庭冲突

《他们》以“血腥和残暴，污秽和荒诞，性侵犯和性出卖”（李长兰，5）的故事情节作为开场，进而引出温德尔一家的传奇故事，温德尔一家人如何在一个充满暴力和动荡的社会中生存的故事。三位主人公，洛蕾塔、朱尔斯和莫琳，作为所谓的“他们”——“美国下层社会中最没有文化最贫穷的那群人”（5）其中的一

部分，似乎永远都逃脱不了这种梦魇般的命运，只能苦苦挣扎。这三位主人公每个人身上都能体现出个人与家庭的冲突。

洛蕾塔本是一个社会底层的人，父亲失业，母亲曾有精神病，她与自己的哥哥关系冷淡，家庭其实并不幸福。她与自己兄长之间的冲突反映出个人与家庭的冲突，她与自己的哥哥伯尼一直有着很大的矛盾，他们的对话一般是“语气急促，咄咄逼人，毫不掩饰”（7），可见二人之间的关系可谓剑拔弩张。后来情窦初开的洛蕾塔在与心动对象伯尼一夜情之后发现伯尼死在自己身边，伯尼死于自己哥哥布洛克的枪下，哥哥的极端行为在那一刻摧毁了妹妹于美好爱情的向往，一击即碎了她的梦想，然后布洛克跑路，消失许多年，就算是在后来布洛克再次出现希望与洛蕾塔和解，洛蕾塔也拒绝了他的心意，二者之间的冲突难以弥合。与霍华德结婚之后与自己的婆婆关系不和，温德尔妈妈多次咒骂洛蕾塔，觉得她和自己的儿子不相配，觉得洛蕾塔是婊子，也不配教育孩子，甚至谈到洛蕾塔18个月大的儿子去世温德尔妈妈还会嘲讽一句“人们都是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106）。这种婆媳矛盾也加剧了个人与家庭之间的冲突，这种冲突如同一道鸿沟，使个人与家人渐行渐远。

朱尔斯的家庭环境充满了暴力和压迫，这种家庭环境加剧了他与家庭之间的冲突。他的家庭关系复杂，特别是他与父亲的关系存在极大的紧张。家庭中的暴力氛围让朱尔斯感受到强烈的不安全感，并且激发了他对家庭结构和传统价值观的反叛。朱尔斯不愿意继续生活在

这种压迫性的环境中,迫切想要逃离家庭的束缚,寻找属于自己的生命空间。朱尔斯也是一位充满叛逆心理与众不同的人,他对于家庭期待充满反叛心理,朱尔斯在小说中并不认同家庭对他设定的期待和价值观。家庭对朱尔斯有着强烈的期望,尤其是他的母亲,期望他成为一个有责任感的人,顺从家庭的规范。然而,朱尔斯的个人愿望和家庭的要求之间存在巨大冲突。他渴望追求个人的自由和独立,尤其在情感和生活选择上不愿受到束缚。朱尔斯的这种反叛表现了他试图挣脱家庭的传统束缚,追求自己认为更合适的生活方式。欧茨曾在访谈中说过朱尔斯·温德尔是她最喜欢的悲剧英雄之一,朱尔斯身上体现着一种精神“为了获得自由而奋斗,冲破压抑,使自身日臻完美。即使这种完美是七拼八凑的、是残缺的,但终归是一种精神层面的完美”(刘飞兵 杨华,116)。在小说中朱尔斯勇敢追求自己的个人身份,他不愿听从家里的要求承担责任,按照社会规范行动,他渴望摆脱这些限制,去探索自己的独立身份,并为此努力。他在精神上体现的不服输,不放弃其实与当时底层人的精神状态已经是不同的,朱尔斯称得上是一位悲剧英雄了。

莫琳出生于社会底层家庭,家人秉持着传统而保守的观念,认为女性的归宿就是安稳的婚姻与家庭。母亲和奶奶期望她能在当地找个合适的人结婚生子,过上平淡无奇的生活。母亲总是念叨着,女孩子不要有太多不切实际的想法,嫁个好人家才是正经事,像她们一样,守着这个家,日子也就这样过了。这种家庭期望像沉重的枷锁,限制了莫琳的发展。

在这样的家庭环境中,莫琳对知识的渴望遭到家人的强烈反对。除了观念上的束缚,莫琳所处的家庭环境也充满压迫。继父的骚扰给她带来身心的双重创伤,使她在家庭中感到极度恐惧与无助,而母亲对她的遭遇却选择漠视,甚至希望莫琳照顾继父讨得继父欢心而让继父待在家里,这进一步加剧了她的痛苦。被暴打致伤,精神一度陷入分裂。在艰难地从精神分裂状态恢复后,莫琳清楚地意识到,必须摆脱“莫琳·温德尔”既定的悲惨命运。最终,她选择了一条极端的道路——“从另一个女人身边‘偷’到一个丈夫”(王丹,40),迫使对方离婚,从而建立起自己的新生活。莫琳在家庭中的挣扎反映出个体与家庭个冲突。

在显性叙事中似乎家庭中每个成员都在与自己的家庭抗争,但在隐性进程中实则是个人与社会的冲突。

欧茨是一个严肃的作家,她关注美国的现实问题,尤其关心底层人民的生活,“《他们》反映的是美国中青年一代的生存环境、他们的命运以及他们的美国梦”(5)。小说描绘了温德尔一家人的悲惨生活,更是底层人民生活的真实反映,“那些平庸、普通甚至有些卑微的底层人物,在命运的魔爪下苦苦挣扎,忍受着个体精神的摧残和人生价值的毁灭”(唐晓芹 王静,3),这便体现出个人与社会的冲突。最能体现个人与社会之间冲突的人是朱尔斯和莫琳。

3 隐性叙事:个人与社会冲突

朱尔斯在贫穷和社会阶级下苦苦挣扎。朱尔斯出生并成长于社会底层的贫困家庭,家庭经济的极度匮乏是他生活的底色。家中破旧不堪,墙壁剥落,寒风肆意灌进,一家人挤在狭小昏暗的空间,食物总是短缺,饥饿如影随形。这种贫困环境从物质层面严重限制了他的发展。在教育资源获取上,他因家庭无力承担费用,早早辍学,失去通过知识改变命运的可能。学校的学费对于他们家来说,是一笔难以承受的巨款,朱尔斯只能无奈地离开校园,踏入社会。朱尔斯的成长经历正是这一理论的生动例证,贫困不仅阻碍他个人发展,更将他困在社会底层的困境中无法自拔。步入社会后,朱尔斯发现社会阶层固化如同难以逾越的高墙。他试图凭借自身努力改变命运,寻找工作改善生活,但每次都被命运作弄,本来追随的富翁伯纳德突然被杀,他的美梦破灭,追求富家女那旦,却在私奔路上被抛弃,命运的荒谬让朱尔斯身心俱疲,似乎永远跨越不了社会阶级的鸿沟,只能在底层社会挣扎。

暴力的社会环境对朱尔斯的影响十分严重,首先朱尔斯出生于一个充满暴力的家庭环境,他从小到大看到了父亲的暴力,母亲与奶奶之间的冲突,长期遭受家庭暴力,朱尔斯内心充满恐惧与愤怒,性格变得孤僻、叛逆。这种家庭环境塑造了他对世界的认知,让他认为暴力是解决问题的一种方式,朱尔斯在家庭暴力的阴影下心理逐渐扭曲,为他日后在社会上的暴力行为埋下伏笔。除了家庭,朱尔斯所处的社会环境同样充斥着暴力。街头帮派斗殴、犯罪活动屡见不鲜,他生活这样的环境中,逐渐被暴力同化。他很小的时候就开始打架斗殴,十二岁时有了初恋,之后不断与姑娘、少妇、妓女鬼混,最后在底特律暴乱时开枪打死一名警察。他的行为触犯了法律,受到社会的制裁,但他的内心却认为这是在这

个暴力社会中生存的无奈之举。这种对社会暴力的反抗与被同化的矛盾，深刻体现出他与社会之间不可调和的冲突。

面对社会的不公与压迫，朱尔斯并非逆来顺受，他不断进行反抗。他试图通过暴力反抗社会的不公平对待，对那些歧视他的人挥出拳头；他努力工作，试图打破阶层的束缚。然而，他的反抗在强大的社会现实面前显得如此无力。朱尔斯的反抗虽未成功，但他的挣扎体现出人性中对自由和平等的渴望。正如尼采所说：“那些杀不死你的，终将使你变得更强大”，朱尔斯在反抗过程中，尽管不断受挫，但他的内心依然保留着对改变命运的一丝希望，这也凸显出个体在社会压迫下的坚韧。

莫琳与社会之间的冲突体现在她违背社会传统观点和她的性别。她受着双重压迫，一作为女性受到性别压迫，二作为底层人民难以发声，只能默默承受。莫琳从小就被教导以后要成为一个贤妻良母，但莫琳想要改变这种生活，她渴望知识，但却阴差阳错丢了会议记录本，最终开始走上出卖身体的不归路。在她的生活中，尤其是在与家人的关系上，莫琳感受到了社会对女性的限制。作为家中的女儿，她不断被期望履行家务、照顾父母和家庭。然而，莫琳内心并不认同这种角色，她渴望自由和个人实现，而社会性别规范却把她推向传统的、预设的角色。社会对女性角色的期望将她置于家庭主妇、母亲或妻子等传统身份之中，这与她的个人愿望发生了直接冲突。莫琳一方面想要满足家人的期望，履行好家庭的责任；但另一方面，她也渴望突破这种传统角色，实现个人的独立。她内心的冲突不仅体现在她对家庭责任的承担上，也表现为她对社会如何看待女性的批判。她渴望突破传统女性角色的限制，追求自己的事业和梦想，但社会却不断将她拉回既定的轨道。正如女权主义者西蒙娜·德·波伏娃在《第二性》中所说：“女人不是天生命定的，而是后天塑造出来的”。莫琳的经历深刻地体现了社会对女性性别角色的塑造，以及个体在反抗这种塑造过程中所面临的冲突。最终她抵不过命运还是要结婚生子，以欧茨的一贯风格，小说中的女性在结婚生子结局并不如意。

在《他们》中个人与家庭的冲突与个人与社会的冲突紧密交织，相互影响，展现出家庭与社会对个人命运的限制，人们难以与命运抗衡，同时以温德尔一家人的动荡生活反映出社会之动荡，惹人深思。

4 结论

运用申丹教授的双重叙事进程理论中的双重冲突结构分析乔伊斯·卡罗尔·欧茨的《他们》，为理解这部作品提供了独特且深入的视角。在《他们》中，情节冲突叙事进程呈现出丰富且复杂的面貌。显性进程里，洛蕾塔、朱尔斯和莫琳各自与家庭间的冲突激烈且鲜明，这些冲突源于家庭关系的不和谐、成员间价值观的差异以及家庭环境的压迫，深刻影响了人物的性格发展与命运走向。而在隐性进程中，个人与社会的冲突暗流涌动，朱尔斯在贫困、阶层固化与暴力充斥的社会中艰难挣扎，莫琳则在性别压迫和社会传统观念的束缚下奋力反抗，他们的经历充分展现出社会底层人民生存的艰难处境。

通过双重冲突结构剖析该作品，能清晰洞察欧茨对社会现实问题的深刻批判。她借温德尔一家的故事，揭示美国社会在阶级、性别等方面存在的严重问题，反映出底层人民在社会压迫下的痛苦、挣扎与无奈。同时，也展现出人物在困境中对自由、平等和个人价值的不懈追求。这一分析方式不仅深化了对《他们》叙事策略和主题意蕴的理解，也为研究欧茨的其他作品以及同类反映社会现实的文学作品提供了新的思路与方法，有助于从更全面、更深入的层面挖掘文学作品的社会意义与文学价值。

参考文献

- [1]波伏娃.《第二性》，邱瑞銮译，台北：猫头鹰出版社，2013.
- [2]乔伊斯·卡罗尔·奥茨.《他们》，李长兰等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8.9.
- [3]刘飞兵，杨华.“欧茨小说中的个体命运悲剧与社会价值认同——以《他们》与《大瀑布》为例.”湘潭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115-118.
- [4]申丹.“‘隐性进程’与双重叙事动力.”外国文学.2022.62-81.
- [5]唐晓芹，王静.“底层的呐喊：欧茨小说中的他者身份困境与重构.”湖州师范学院学报.2024.
- [6]王丹.“欧茨悲剧观之哲学溯源.”外国文学.2019.35-43.

作者简介：张文菊（2001.10—），女，汉族，辽宁省灯塔市，硕士研究生在读，东北大学，英语语言文学。